



09132

拙齋筆記



筆記

拙齋蕭良翰著

後學趙

繩社

同校

高皇帝時燕羣臣酒酣懽甚命羣臣賦詩一武臣自陳向未識字不能詩高皇曰第強爲之其人應聲吟曰自小何曾上學堂全憑手內一條鎗爺爺要我吟詩句恰似文人下戰場高皇大喜賞賚獨厚

世廟時太宰熊公浹以諫止仙亭得罪上遣緹騎督回籍以卽刻就道不得從一僮一笥復遣人偵伺緹掛齋筆記

騎又遣人密察偵伺者其窘束嚴甚太宰日跨一驢走二舍適貴溪復起過於途莫可避太宰下驢立道傍貴溪爲不識也者而過之有憲副某者初以貴溪過大治供具所得一接遇貴溪弗省也方恚甚而會太宰來則以其供具享太宰及緹騎輩諸緹騎行數時未有延接者一旦得盛欵意殊洽而憲副又各有所贈送益喜過望憲副因請曰太宰年長矣天且寒葛衣何以堪某有一敝裘願爲易之何如緹騎許之乃得披羊裘以行又數日行至某處有憲副某者雅

重太宰其延款贈送諸緹騎視前憲副有加諸緹騎
又愈喜憲副又請曰太宰以高年涉遠道終日驢背
何以堪某有一小竹輿盍以易之緹騎又許之乃得
從輿歸初二憲副易裘與輿也固要諸緹騎弗以聞
緹騎亦心許之迨反命憚上威明弗敢隱也一一具
言如前事上頷之會吏部以二大叅缺擬名疏請上
弗允竟以前二憲副名當之中外驚愕莫知所自嗟
嗟此豈人意想所及哉方二公爲是舉豈敢有他念
孰知竟以此蒙福也世廟恩威不測如此顛倒豪傑
鼓舞人羣有繇也夫

拙齋筆記

二

曹公鶴初會試時中乙榜例應就教職公謂教官無
可自效願得親民事即典史亦可銓曹選爲典史公
既選盡心供職親捕盜無所避一日擒一劇盜盜有
所掠人家女子美姿容艷麗特異公收得之值夜女
侍側公心動默念吾何當壞女節援筆書棹上曰曹
鶴不可夜分又心動又書曰曹鶴不可無何天且明
遂訪其父母以女還之後入覲疏請就試銓部以典
史未入流允之比入場作制義空中忽飄下一方紙

上有曹鸞不可四字蓋前完女事徹於上蒼也是年及第卒爲相死土木之難云

太宰王公翱爲吏部時有人送黃金百兩不受然時時繫念遺不下夜靜出行庭中入而復出者數矣至夜分又出行忽猛省大呼已名曰王翱不長進乃爾爲黃金百兩遂賺得一夜不寐耶大掌其面者三遂入睡其火房吏窺得之云前輩當貨色之交雖不能不動其用功若此

雍公泰爲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鬻販私鹽鄉人

拙齋筆記

三

效尤幾至千輩盜竊公行公先收屠家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輩禍屠公公豈知之禁之以助之也如其知也存屠公情耶存朝廷法耶諸寮慚退雍公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置緋衣身歿後家人始置以殮

梁文康儲廣州人爲輔頗久家無餘財田僅二百畝門前有大池故屬按察使撫按以當公宅門舉以送之公不受也強之則認稅歲輸銀六十兩至今不敢少滕軍門曰梁文康向未有稱也假今徐華亭張江

陵在時或舉文康爲比當且吐其面乃其清約之風奚啻什百哉前輩遺風至今漸盡矣

王文成少年時爲刑部主事提牢入獄中見豭猪一羣异之問曰此誰家猪獄官對曰此三堂猪也獄囚有剩餘飯可飼故蓄此以待用耳文成叱曰是何誑曾有三堂而豭猪於此乎他日日出以問三堂三堂諱無有文成乃召屠者盡屠之以其肉分給獄中囚一時京師艷稱之比晚還越上虞葛君某見贄曰先生眞豪傑無論勲業卽刑部屠猪一事至今膾炙人口

掛齋筆記

四

先生愀然有間曰君何言之誤此吾少時不長進所爲乃稱之耶葛君駭曰是舉也人皆以爲高先生乃用以爲耻何也先生曰當是時我則取美名矣將置三堂於何地是爲長厚者乎於是人知先生晚年進德之妙不可及云

海剛峯瑞瓊州人由舉人爲戶部郎上疏世廟疏首語云直言天下第一事言甚切至時上操下凜凜莫有敢撓者而海獨抗言之京師爲之語曰大臣不言小臣言科道不言部屬言進士不言舉人言海內不

言海外言初海公疏上聖怒未可測雖下獄日取臨市中待命時徐中丞紳亦在獄中聞其赴市曹往送之值公方飯每進一滿盃如是者三徐曰何用食許公曰自此至市中尚遠不餒耶充然安食之食畢謂徐行矣蓋其就死若赴席然此剛腸人世可多見耶余親聞之徐云

海公再起摠憲南都年七十餘矣布衣蔬食了不異儒生時一妾一女婢一老僕一小童四口相隨蕭然若寒舍南都行戶故苦各衙門供應而勢要尤橫索

拙齋筆記

五

無忌民殊不堪公至既以身先又有禁毋得濫取百官自兩守脩兩衙門而下無敢以票下民間者蓋數年京師帖然民更生焉卒之日檢其笥止一百七十金不能具棺殮百姓巷哭途號如喪考妣噫可謂俯仰無愧者矣先是房侍御督學南畿頗招物議恐不爲公所容上疏力詆之公怡然不問也而民間德公者恐其去結黨至千人約公報罷則捶房御史而赴闕陳訴賴留公得寢其得人心如此滕軍門曰昔楊縉一入相而子儀徹藥後世此風微矣乃海公一來

南都而百司凜凜罔敢越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也
同時諸老有謂予海老不怕死不愛錢此其不可及
第無學問少經濟耳予謂苟無學問何以養之定如
此且不動聲色而潛消奸宄之心默移非僻之習尚
何經濟者能及之也此可爲知言者矣

胡端敏公世寧少時家甚貧一日附舟之某處舟中
一老人注目良久問曰君曾娶未端敏曰家貧未有
聘也抵岸當分道老人曰君第告爾尊人某有女願
以歸君端敏歸以告其父父曰家食且不給將安所

招齋筆記

六

得聘資耶止勿語端敏反命老人曰咄吾豈責汝聘
資哉汝第擇吉來贅耳反告於父允之他日往贅其
家老人之妻不懌曰老悖貧不能自支復贅此貧婿
何依乎老人曰此非汝所知於是誨吉合卺有日矣
而其女暴卒老人夫婦哭治具殮之畢端敏竊計向
所以依爲是女也今女死彼亦貧家也安可復就養
乎乃詣翁告別老人曰汝何之吾有次女少二歲尚
可配爾也復留贅焉

莆田黃侍郎養蒙者故宦家子也幼嘗聘宦家吳姓

女而家日落贅於妻家妻家殊薄之一日其婦翁誕辰戚友競稱觴上壽黃方讀書山寺中其妻寄聲謂黃來上壽姑攜雞酒可也黃從友人貸得銀數分來城市雞而銀又遺失惘然莫知所適一賣雞者持雄雞一熟視黃謂黃曰相公何瞠爾不樂也黃告以故賣雞者以雞賒之曰明日還我價黃持抵妻家翁方治其宴會則不使與賓筵而別以草具食黃其妻窺得之怒曰黃生宦家子且文學高等寧辱爾筵耶畏所蓄金錢首飾之類於身持大棍出盡碎諸賓筵具

拙齋筆記

七

謂黃生亟行吾與汝寧須渠活耶遂忿忿而行其家亦恨之不復追是時天向暮出門無所之黃同妻暫憩古廟中倦而寐其妻不能寐也聞廟神言曰黃侍郎在此可善視之須臾有二燈候門前良久其妻默自喜天稍明促黃起曰何能睡乃爾耶君當有姻戚可暫投之視有居值數十金者吾力能辦之共圖生理也遂行而卜居無何黃連捷以詩魁天下三年後歸省而其翁尚在其家遭變子孫率繫獄中號黃求救黃欲從所請而其婦執不允蓋婦女恨最深也

沈青霞鍊忤嚴氏謫戍邊巡按路楷巡撫楊順承嚴氏指殺之受禍之慘已載諸名筆人人能言之余嘗晤其子襄述當時被逮時甚悉初楊順既以謀逆坐沈公暖斬遂欲除其根已殺其子隨行在邊者矣其長子襄爲諸生在越亦坐以同謀差校來械繫襄初踰垣走既復自念彼必不我釋也徒苦戚族何爲遂就繫時司馬胡梅林宗憲方鎮越來校囚襄以見胡公泣然出涕已復大罵曰賊賊既殺其父又殺其子耶寧不畏天誅也贈以二十金爲路費遣出既而私

招齋筆記

八

召襄入取二十金碎分之密以與襄曰前者之贈彼差必攫之汝不得有也汝以此散藏之以備時需迨行前所與者果爲所攫取分毫不得沾而自越至邊所飲食服用皆賴密賚者胡公慷慨好義其處事精細乃若此既至拷訊誣服置獄中將以次日行刑矣在獄諸人皆邊民有直氣稔知沈公事見襄至譟曰此忠臣子也天乎忠臣何罪而欲滅其家相與大詬罵已復市酒殺列陳坐襄於上而羅拜於下爲生奠焉哭聲震獄中是夕奠畢獄中人環襄而坐忽夜半

一獄卒趣報曰幸矣幸矣楊某今就逮矣明日沈君其免乎蓋給事中吳悟齋時來論嚴而及此事因逮楊也楊既行掌獄者亦私縱襄逸囊罄變服丐食至都門外有故人某爲序班都下密約之出城謀還家之計兩人皆微服方聚語而已爲偵者所獲矣是時陸錦衣炳方柄用雅與嚴相結其所遣偵事者皆市豪大俠故靡不得之襄自思詭說亦死不如直言之遂告曰某係某人之子具道始末并逃歸以無路費就故人商度故偵者嘗習沈公寃而又聞其艱閱茶

拙齋筆記

九

毒狀爲心動嘆曰此忠臣孝子義士也吾安忍害之遂捨焉贈以路費二金嗟嗟秉彝之在人心固未嘗忘也沈氏之難胡公治裝於始獄中人哀憤於中偵者又贈金於終豈非忠義有同然哉彼何人斯失其本心矣

初路楷與楊順既殺沈隆慶改元始正其罪下楷於獄泊新鄭復相返華亭之政入路楷之賄欲出之刑科都給事中舒公化執不可新鄭曰沈鍊誠寃一楊順足抵矣寧用兩償乎舒抗言曰謀殺宜盡償且沈

死於路非死於楊當沈被刑以午時路行刑之牌以巳時先至楊之牌以申時至則已行刑矣乃楊又以他罪死獄中何能抵也新鄭詔塞遂寢無何而舒遂外補舒既去之數月當熱審新鄭乃以屬中貴人中貴人出審時則南面坐三法司官自尚書而下皆列坐一切出入中貴人實秉筆焉比及路楷中貴人擬出三司無敢言者故事出一罪法司長屬俱押字一御史獨不押字同列者諷動之仍押字既而是御史亦外補嗟嗟使終不押字亦不過外補耳豈不成偉

拙齋筆記

十

男子哉惜哉其守不固也

員鵠倖青州青人有私貲而忌其兄者殺其兄及其嫂與姪又訟於府曰盜夜殺吾兄與嫂姪府難於稽決移之員員曰渠與兄一宅也盜殺其兄及其妻子罄矣渠尺寸無所傷盜當夜奚擇無亦渠有利焉而手乃耶不爾奚爲獨完召訊之不屈內之獄召其妻曰汝夫殺其兄既自首矣器奚在急獻之不則汝戮其妻喘而獻其器乃出其夫於獄曰此非汝殺兄之器耶其人叩頭服

有二人入市一歸一死於野死者之父以歸者殺也
訟之官既成獄五年其家人訴於朝下臬司理臬司
以屬員員謂死者之父曰汝兒生有讎耶曰東隣之
子常盜牛吾兒曾見而詈之員曰必東隣之子也殺
汝兒以滅口耳乃從死者之父以數兵操東隣之子
而訊之盡刑不屈聞其家有少女也令人持三十金
誘其妻曰汝夫得此金鬻汝女當官其妻及女至府
乃置其妻於別所而計訊少女少女歷道殺人之情
與其黨及其器復置少女於屏後令言之令其母復
招齋筆記

聽於前即以訊東隣之子立折也

冠縣伶人王會爲盜既獲誣入比隣周宣父子宣屢
訴未辨高選時爲臨清巡按以屬之高訊捕吏獲宣
何所對曰其家獲會幾日矣對曰閱月公曰同盜既
發閱月宣如朋盜逋逃久矣乃獲於家必會讎耳拷
會會乃服

新城有訴人命於朝者連數百人累拷無驗天子命
羅御史往按羅以屬任邱尹胡汝楫胡拘衆訊之因
曰此自縊死汝何誣衆衆伏不應胡曰先毆後縊地

必有炭命工掘之果然衆叩頭稱神明

衛輝有賊殺信陽衛行軍并劫馬物遺馬焉厥軍張
四者拾得之於是衛輝千戶馮林汝縣簿宋浩訪收
之繫囚於獄揮使孫廉聞之曰世豈有爲盜而不掩
其賊者耶令其家訴於上官未幾賊再發并首殺信
陽軍事四乃釋

孫廉者潼關衛指揮也雖在少時未嘗掩取禽獸每
遇捕獲者以金粟易而釋之若翅足折傷者即畜之
俟其全也置之野地他日一烏啣金鳳釵墜其前鳴

招齊筆記

十二

數聲而去蓋若相報云

臨汾學生孔江居父母喪與其弟涇廬於墓側寢苦
枕塊衣不解帶蔬食飲水懸父母像朝夕哭奠沐浴
栉總皆廢日負土築壠晝夜回遇盜劫村落見江涇
垢面鬆髮衣履繼綷且負土行以爲不利也欲刃之
詢爲親故復嘆其苦釋不忍殺越月再至又遇焉曰
汝等猶在此耶取其壁間祀像以付火江涇跪哭曰
家再無留像若焚此江等終身不復見吾父母願身
代焚伏地悲動羣盜還掛其像羅拜而去

陝人吳份者畜一牛牛善識人意不煩鞭策人誤策之輒觸人子弟欲鬻之份曰是嫁禍也毋鬻他日份出子弟鬻之比份還客已牽其牛去矣份撻其子弟而躬追客以牛性語之且曰客如信份言願還牛值不然恐貽後悔客遂還牛取值去

國朝高第往往得賢且或偕出蓋一時氣運云成化中羅一峯倫廷魁章楓山懋禮部第一嘉靖中羅念菴洪先廷魁唐荆川順之禮部第一隆慶中予同年張陽和元林廷魁鄧定宇以讚禮部第一數公皆名

拙齋筆記

十三

人志同學同人品同又同首舉亦奇遇也前四公以理學著已嘖嘖人口予同年二公若陽和之勇猛精修定宇之恬淡卓詣皆予所不及恐亦未少讓四公也此亦昭代奇事可資他日談柄故記之

近時一大臣興必有一番更置自余有識以來聞見稔矣分宜當國黨與最多且久其後株累亦最多且慘洎華亭更置焉華亭號稱廓清一時引用多名士同鄉亦無藉其聲援者然與新鄭相左洎新鄭又更置焉新鄭暴戾恣睢樹私人報睚眦小人多附之迨

江陵又更置焉江陵末年氣驕益擅威福二三小人
鼓煽其間實敗乃公事而蒲州默運敗不旋踵矣覆
轍相尋若出一軌殷監不遠恬不知返殊可笑也

浙人葉遇春穆廟時爲殿中書以春方進得幸許其
馳驛往某處遇春故往來徐相所新鄭有憾於徐欲
以遇春受徐意進方誤主上爲端會遇春子至陝西
有御賜馳驛牌陝中撫按承風旨遂以詐傳詔旨執
送京師高喜以屬刑部搜其家所往來書意欲得徐
書爲驗也諸曹郎初無敢承者郎中朱朋求亦浙人

拙齋筆記

當引避獨慨然任之陰欲結於高隨同其寮周美等
往搜之凡所得書納之袖中不與衆看蓋將獨致殷
勤耳周啣之走告高曰朱郎中得書即袖之必將匿
之既而朱歸私視之無徐一墨亟携其書白高高謂
匿之信矣大怒遂出朱爲某府長史而調周爲兵部
即是時徐書無所得無因以媒孽徒欲斃遇春父子
以滅口而繼朱爲郎者黃君復不肯聽命劉三川白
強時爲司寇同二少司寇入獄中取遇春父子杖六
十立斃之嗟夫此一事也撫按以文致誤狀曹郎以

專功召釁同僚以賣友改官司寇以堂官親提牢杖
殺人皆從來未有事可書也

江陵奪情一事有假海中丞名爲疏論者業已刊布
盛行矣太平郡丞龍某有所寵門子以其大售也走
金陵翻刻之將以射利爲偵者所得致之胡中丞檮
檮曰汝龍同知門子龍得無與知耶龍聞而懼以牘
上請得鞫其事胡乃以屬龍比鞫門子不勝拷則誣
生員王立立至復誣執數輩皆蕪湖人也龍本駐蕪
湖獲者乃其門子而所引又皆蕪湖人恐卒無以自
解乃謂立曰汝游道頗廣何所不可招而必蕪人爲
也宣城吳士期者故與立同刻時義而士期又雅好
標榜時義後刻有渠上江陵及與沈殿撰少林論不
終喪書人爭傳焉立乃舉士期以對龍以報於胡胡
聞士期宣城人又與沈少林往來喜甚意且有所屬
不在士期矣遂授意於兵馬指揮某俾出同龍會勘
勘且數日矣士期脩遭箠掠身無完膚終無語兵馬
怒曰生固慙甚但得舉所往來者即生汝耳士期曰
人有天理此事我不識所以既誣執我已矣又令我

誣人哉龍乃謂兵馬曰休矣法至此極矣彼不一出口奈何寧能代書牘乎兵馬猶豫不欲行龍曰非不盡心力官爵固有定即得罪勿恤也兵馬乃還京復於胡胡怒甚叱出之已而疏上士期事而先以白江陵江陵阻弗上以書遺胡曰國君不讎匹夫賣菜之傭殺之不武公不以相聞任爲之旣以相聞此疏不必上也胡意無聊乃密囑龍殺士期以滅口龍幽士期於獄斷其飲食竟餓死士期旣死龍則大哭爲捐金買棺以殮士期家人至拒其棺不用載以歸旣而其妻貢氏白寃狀龍與胡俱戍邊士論快焉

掛齋筆記

十六

蕭子曰當逮士期時不佞正在郡送之行云吾鄉貢安國先生少陵乃翁之師而不佞輩所嚴事士期其婿也故不佞與少林皆友之事發余二人匍匐爲救不可得旣死而知之人知胡之欲死士期而不知其意在少林人知士期之由龍而死而不知少林之得龍而免也余故爲書之

江陵聞父喪朝議奪情江陵猶豫未決朱君某時爲御史與此謀者一日自外馳至江陵宅大言曰老師

當國社稷爲重家爲輕若老師不以國事爲重私于所生欲歸守制門生即具疏特叅決不敢徇潘某爲春卿張公子時爲司屬江陵議裁各部司官以俸淺者爲始張公子當在裁中潘公對衆言曰各部皆奉承相公爭裁官屬我必不敢阿徇寧得罪王某爲太宰欲調張公子爲吏部江陵曰某在政府而令小兒居要司不便止之王公曰古人內舉不避親相公何乃蔽賢若此都人士傳笑此數事以爲都門三直侯掌科某寧夏人大監張誠得罪已有旨下獄抄沒拙齋筆記

十七

矣侯乃上疏數其過惡乞究治內稱臣忠憤所激不避刀斧云衆皆笑之旨出有汝等平日何無一吠之忠語人因目爲侯一吠時有御史馬經綸上疏言切直中竅繁都人爲之對曰侯吠不如犬吠馬鳴旨似鳳鳴

禍福倚伏自古記之第世人迷惑妄相拔援耳當高拱爲相時勢鑠甚依附者即得美秩張震峯孟男高妻姪也爲縣令既行取撫按並以一日留飯張先赴撫院按院恨之謂倚高勢耻我特揭言其不當取竟

遷府同知後高敗拔附者皆罷去獨張至戚以不受高拔擢人咸高之宦日起竟登八座云浙金省吾希魯故亦江陵所知厚忽爲朱御史謹吾論罷官朱江陵最暱者也江陵敗諸附江陵者罷幾盡獨金以爲朱所論得復官尋以道轉廵撫矣余所目擊如此類甚多何可殫述

有爲南都考官者曾受千金賣舉人後爲湖州府倅湖有習堪輿術者大有聲渠延之俾覓葬地堪輿者得吉穴將獻矣夜夢神語曰是家以賣舉人天將降拙齋筆記

十八

禍敗若獻此地禍且及汝次日堪輿者遂託疾歸越數年過之其家傾覆無遺矣余聞之顏冲宇云錢塘令徐成德者楚人也初爲令赫然有聲撫按舉爲卓異一日以三百金託一術士買妾於維揚其術士杭人也私其二百金以百金覓一姬於鄉間僞爲揚州者以進既數日不如意返之術者令易之術者已私其金輒以危言挾之謂居官豈可爲此事恐損名乃不敢言於是術者令其妻盛飾送姬入術妻故有色蓋獻以餌之也留之四月嬖之甚召術者願以

前姬加二百金易其妻術者受其金却其姬曰此吾結髮妻何可易也姑且遲留數月可耳無何而事遂著聞先是徐令妻死未明何疾其妻父爲敝府別駕至是以爲因妾而死也來訟之官遂敗

安世鳳者宋人耽於色通判寧波有二婢甚艷適查盤於杭以二婢男裝爲門子自隨婢不善馬適上官導聲至驚而墮馬露女鞋焉從者因識之既至公署僚友邀飲於湖中每竟日前從者入狎婢婢遂與狎已而諸門吏無不狎也者每出以爲常有一水夫知之亦欲與狎其門吏不許於是水夫以告直指初不之信水夫曰見在某處拘之來可驗耳既而驗之信遂論罷安

掛齋筆記

十九

諸暨令謝與思廣東人弱冠登第有美才詩得初唐氣骨楷法亦可觀平居溫柔簡默若處子吏材復穎出予甚愛之第聞其見門子優人之類則歡笑縱恣無復檢柙率於廳事傍密室與門子同宿或遇有優人美少年於酒所輒留宿不歸出行見有童妓者無論富家士人子必欲強得之以爲門子不從者以法

中之使得罪由是聲聞於上予初不信既而查之果然遂被論調中州之息縣其在息縣猶諸暨也又復論歸歸而遇五日節出江觀競渡渠衣紫韎首狎諸少年坐龍舟擊鼓唱歌馳逐以爲樂須臾舟覆溺於江不知所在矣

余已丑秋盡入京至次年春盡乃還數月內目擊時事大異往昔江陵秉政雖稱操切百僚肅然紀綱可觀近務寬大太阿倒持諸司黨與紛紛忿爭求勝當事者極力調停莫可遏止蓋散而無紀矣且包苴日捐齋筆記

二十一

甚雖駕言交際實賄賂耳各缺須求討乃得自守者決無得理即應得陞補未有無因而可得者都人好事者作吏部破題云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蓋實錄也

余往在郎署時各衙門清淡居寓驕從多從儉約近殊饒足競華侈吏部暨兩衙門無論即各部署亦大異往時住房多整齊酒食器用多珍貴出則肩輿馬隨其後絕無寒酸如不肖者聞一要司請告回遠以所得白金易黃金二千兩以歸工部諸司動稱數萬

不爲諱士人謂爲美缺爭得之京師改稱吏兵工戶
禮刑云

史之難也有我之私賢者不免其卑者且用爲利竇
是非垂謬所勿論也歲丙子余郡重修郡志檄下六
邑各以事上中有欲揚其祖父者輒賂纂修諸文學
憚諸縉紳口則爲查憲副崔駕部乃祖各立傳而并
及于先祖予應之曰先大父棄世早家大人少孤雖
有嘉言善行弗知也不知而以意爲之則爲誣其祖
予何敢事遂寢嗟乎史之爲史類若此矣

捐齋筆記

廿一

吾鄉董五城先生飭躬勵行銳志聖賢無論宦業風
節炳耀當世即當訓詁佔畢之時聖學未開之日而
獨卓然以學問爲事雖謂之無所待而與之豪傑可
也其所著八士辨存養省察諸說亦頗有發明乃郡
志傳理學而竟不及嗟夫五城而非理學誰更爲理
學者

余讀涇縣建城記知爲文之不可以私意叅也城之
築撫臺雖嘗有議然吾涇之城則太守羅侯有獨斷
焉方羅侯之始建議也衆論紛紛若不可折乃侯獨

委曲轉移且誘且怒期於必成此猶易事也既覲回
河城不固更欲改築圖一勞永逸計時霉水屢發農
務方興無論民所不欲即素相信者上及僚友無一
人贊其言有沮撓之耳侯銳然改圖力排羣議迄以
成功古所謂惟斷乃成侯之謂矣記事者不原其實
而猥以歸之撫臺其書侯之功與諸同事者等真失
輕重哉此無他私累之也

鄉飲國家大典尚齒貴德勸懲具焉今殊大謬不然
衣冠而多藏者則爲實齊民而多藏者則爲介齒與

拙齋筆記

廿二

德所弗論也邇年來又擇及下族而多藏者蓋下族
而多藏或藉此以光顯其謝更厚且可得而挾之也
故每年再舉旁觀者竊笑謂舉且盡而忽又有出人
意表者若舉邑之人衡度度量不一置且不一失其
舉者自學博以至諸文學皆有謝舉有舉之謝迎者
有迎之謝不及迎者以刺附迎者往亦索謝謝不當
所欲則羣詆而爭叱詈焉每一舉費不啻數十金至
於今人皆厭之每聞與鄉飲舉中輒百計營免嗟嗟
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彼作俑者伊何人哉

魏公驥爲秀才時有一人來投云某今有難願公爲
庇之公許諾夜臥床上其人伏其床下是夜大雷霆
震到床前數四已而止其人出曰難幸免矣公前程
遠大福德無量惜緣分未到吾仙也公百歲時吾當
來度汝恐門者不納至時幸無忘之公後爲吏部尚
書至百歲子姓戚友稱觴賀張筵作劇懽甚竟忘前
語未以告門者一道人行乞至闔門欲入門者曳出
之道人嘆曰果也無緣遂不見日夕席散公忽憶前
約急呼門者問之門者言狀公曰吾緣薄將不起矣

拙齋筆記

廿三

次日遂逝

山東有劉姓者不知其名其初庄農人也遇異人授
以術爲人治病不用藥第手到即痊有掌科某妻某
氏患癱疾臥床褥數年矣劉偶至爲手一拂之某氏
立起人始異之曰必仙也以後遂呼爲劉神仙云余
同年甘乾齋患鎖口疔口腫且合不容絲水漿不入
已數日家人第環而哭莫可奈何左右曰是惟劉神
仙來乃可耳其家去省可四百里同年李約齋時爲
守亟爲遣役星夜往請之至則拊其瘡曰此非去處

可移之少頃腫消口開能食飲矣家人喜以爲更生也既而移爲對口家人又倉皇哭如初劉復至曰無妨又拊其瘡曰此亦非去處可再移之已乃移在願間出少膿而愈甘酬以金帛堅不受曰吾師有戒自來不受人謝也甘率其妻孥羅拜百叩笑而受之范含虛宗伯爲予言有小兒病目紅腫特甚令視之渠一吹其眼兒大哭淚流滿面纔拭淚紅腫如失依然一青眼矣有女得寒疾頗劇以語劉劉欲一見之宗伯曰閨女不肯以身示人曰臥房何處范引至其所

拙齋筆記

廿四

竇其窓吹氣一口入女帳中大熱遍體汗流愈其神異類若此殆不可解豈真仙耶范宗伯謂可惜其人已逝不可復作矣甘乾齋云其逝時亦甚異既逝之數日有人見其在某處寄數字并一衣與其子云其授乾齋數語皆至理又一麀尾乾齋俱隨身供奉於神廚前余及見之

易州有舉人張姓者會試京師中煤毒以死無何投於東昌劉氏生而能言其姓名及其妻子交遊無不悉也其前所爲程墨卷則誦之不差一字至十歲時

猶不昧羅近溪守東昌時呼視之爲更名劉繼張云
後不知何如矣

羅近溪有妹婿某者以解軍渡海遭風碎舟漂泊一
山麓臥地痛哭一叟龐眉皓髮自山中來某意其爲
仙也長跪哀號曰師父救度我叟曰汝尚有六金可
充路費何不覓舟渡海去也某竊計叟遂知其所有
信仙矣復哀號弟子不願歸願從師父耳叟曰吾有
數語汝能解則可從我因請教叟曰一直心動念即
乖擬議即差安排便錯某亦解其意遂引之入居數

拙齋筆記

廿五

日某夜動歸念形諸夢寐詰朝叟曰汝昨思家矣某
矍然曰弟子有老母在無所依夜實念之不敢隱也
叟曰汝世緣未了且回了之有意可再來因授以藥
若干丸爲路費謂沿途有病危者詢其爲善類即爲
治之取充費而止毋多索謝某唯唯渡海而歸途中
依教令治數病到家尚餘十金遂負其母并餘金以
與其姊令養母某仍去不知所之近老乃郎後學仙
蓋起於此云

馮緯川諱成能慈溪人夙好元由掌科出官廣西一

日公出過巖下巖上一老人手招之謂有密語公可
屏騶從獨上巖故陡絕不可步馮舉足若躡空然須
臾竟至矣老人曰上帝有命公主某山有玉印在此
印文則太乙真人印也因以繫馮臂曰慎勿以示人
馮受而下巖坐輿中而歸抵衙忽忽若不豫同邑人
管慕雲爲大叅當賫捧入省往拜馮馮曰吾將行矣
告以故管曰印可得見乎馮第舉臂示之云在此然
不可見管以手拊之突然一方物也管既別之京馮
遂逝逝之夜其妻在家中得夢馮語如前事妻覺而
茫然疑慮終日既管自京回馮妻亟使人詢之述其
夢中語管曰誠有之當是已逝矣再數日而訃至云
此某親得之於管慕雲者

陝西太白山神最靈孫太宰家居時值大旱鄉人祈
雨於山神不得相率詣太宰請曰天久不雨苗將稿
吾輩小民無能邀神貺公貴人當能感神願爲民祈
之太宰敬諾詣太白山中時神有所憑降言者乃庄
農素不識字人也見太宰至出迎之揖遜而入雍然
甚閑習既入復遜坐曰公朝廷大臣吾上帝勅使均

敵也而在我廟中應我爲主太宰曰吾方有求於神
吾何敢於是東西相向坐太宰請曰旱既甚下民虔
禱丐澤久矣惟神圖之憑者曰此上帝實尸之非我
所得與吾與公當爲表請於上帝耳太宰曰表當云
何憑者遂索紙筆寫表一通示太宰表內稱主管太
白山臣周亞夫云云蓋此神即漢亞夫也其字畫文
章俱可觀若素染翰者太宰亦照其式爲表以上神
曰吾當自請於帝翌日奉報太宰回詰且再詣前憑
者趨而出跪於道傍太宰訝之謂神何乃爾憑者曰
拙齋筆記

鄭東里親得之太宰者予聞之東里云

吾鄉太平山後王氏有兒生而不茹葷沉靜不好弄
三歲輒結跏趺坐終日羣兒故搨之遊行不動也父
家頗殷富時以肉食之類納口中輒吐去後稍長五
六歲父督之就學不許坐每日猶竊坐二時以爲常
其父曾至水西予及覲之因謂曰汝督汝兒讀書欲
爲官也汝兒好靜坐入定不爲仙則爲佛耳官常有
仙與佛不常有苟爲仙與佛矣何有於官何必強其
所不欲令兩無成也其父曰吾寡嗣止有此兒懼其
長而出家耳予曰彼果欲去汝焉能終繫之其父終
不釋曰爲議婚事督益嚴今久不聞耗當爲所壞矣
兒有夙根所遇乃不幸如此夫

昌平山中有一僧住洞中眞修有年矣一日有老人
携少女姿容殊艷麗求爲徒僧不納已而曰吾有事
欲他往女暫寄師所一二日還當携女歸僧又不允
老人曰知師戒行嚴某信之故以女相托何拒焉僧
不得已容之比晚女號寒求附榻中宿僧初不許女
固請令依身傍女則逞嬌曲媚百計誘僧僧不覺動

情遂解衣與狎既懼洽以手拊摩其遍體柔滑可愛
第後有小尾僧驚曰此何物女曰不幸生而有此每
惡之可爲我割去僧舉刀爲斷其尾忽自殞其所斷
即其腸物也前女不見矣僧既甦念修行無力爲魔
所惑深自悔責重念凡情未斷魔爲我斷之未必非
福也復堅修如初因號曰半空道人以識之王宏岳
少叅庄與僧居近時往來爲予言如此云

萬歷戊戌蒲州民張國棟家三月十七日驟作人言
先是棟父存日有親許清者貧無賴時時來假貸稍

拙齋筆記

廿九

不如意輒割頸詐死必得而後已陸續貸去廿餘金
清既死棟父知其不能償也因設醮焚其券舍之後
十餘年棟家養一驟頗馴騎載十餘年無異每欲賣
輒不售至是日棟往園中被鞍欲他往驟抗拒不服
棟歐之驟作人言曰汝無歐我我許清也償汝債已
畢餘語不盡解許清事已三十年往棟初不知也驚
而仆地既起亟歸述於母母曰有之爲言云云隨往
園中間之不復能言矣州以其事異遍報於司道余
以爲非異也因憶萬歷丙戌間余近村亦有此事村

人故無牛覓人牛耕地虐使之正暑月鞭牛甚牛忽
回顧作人言曰汝無鞭我我汝父也欠某債來償之
耳村人罷耕大哭而御牛歸余時在京師余叔司徒
公正任舍召而問之信既而以爲醜遂秘之云

邑自鄭漢林先生輯涇川文載而鄉先輩著作
萃於其家先生尋歿刊未成書遂散佚後之有
志於是者幾無從搜集矣嘉慶四年十月余將
有涇川叢書之刻擬徵書於四鄉先哀所藏以
手抄家尙軒公賓退錄就商於族兄穎存而蕭

拙齋筆記

二十一

子雲卿適見之曰是何與吾遠祖拙齋公之筆
記酷相類也因出篋中拙齋集以授穎存且言
慕渠念渠諸先正書尚有存者穎存喜持以示
余余受而讀之如學測之沉酣於聖學十議之
練達於國計均爲不朽之盛業而此筆記一冊
雖旁及瑣事而亦多補史所不及因亟錄之而
索其餘世俗於金帛田產言善守者稱佳子弟
而吾以爲先人著作所存雖兵燹流離未可遽
棄使能於是斤斤焉而徵善守則金帛田產之

有無頽落不足數也若蕭子雲卿之用心其亦
異夫世俗之所云者矣嘉慶四年十二月除夕
前三日槩士趙紹祖識

拙齋筆記

三二

09132

